

薄暮宅门前, 桂花深一寸。
桂花食用方式主要是蒸吃, 以未开半开的骨朵状为佳。

洗净后拌面, 掺和均匀, 方可上笼。蒸熟后需要在盆里摊开晾凉, 之后再搅上蒜汁, 上蒜汁太早会使桂花有一种“死蒜气”。像昨日过夜的剩菜。

蒸桂花拌面最是关键, 面粉多了, 蒸出来会呈面疙瘩状, 面粉少了, 又体现不出“蒸”的口感, 好的蒸桂花出笼后要松散, 适中, 筋道。这三项基本原则不是一天学来的, 靠多年灶头手艺功夫的掌握。

我姥姥还有个习惯, 桂花蒸好后, 她总要给邻居送上一碗。后来我母亲也保持这一古风。

到我们这一代, 面对利益, 大家就开始“独吞”了。

槐树在村里有两种: 一种黑槐, 小时候我常听留香寨前街姓杨的人喊作笨槐, 就是传统的中国

槐, 那种黄色槐花不能蒸吃, 晒干叫槐米, 是一味中药。另一种是洋槐, 带刺, 开白花, 洋槐花不能入药, 只能蒸吃。两者区别是: 国槐叶子前端是尖的, 洋槐是圆的。

我母亲去世那一年, 我车上带着棺材, 我妈躺在里面, 我在外面。我们要带上我妈回老家冯潭村下葬, 从长垣到滑县, 春天来临, 乡路两边的槐树疯狂地开着白花, 开着白花, 还是开着白花。

感觉白花漫无边际, 像一地大雪。我满眼是白。

回来后整理旧物, 在厨房里, 我还翻到一个装满干菜的塑料袋子, 里面是母亲晒干的槐花, 她准备用于来年冬天包菜馍使用。

一年前, 我在豫西山路上, 看到路边几棵洋槐树, 竟开满红花, 我就特意下来端详了一眼, 除了惊奇, 还有一种惊心。

十年前, 在延津黄河故道采风, 我和老诗人王绶青先生漫步槐林, 在槐林深处, 他对我说: “槐树应该叫母亲树, 我还写过一首诗。”

名曲配歌改编难

刘蔚
《梁祝》的故事家喻户晓, 同名小提琴协奏曲同样深入人心, 因此, 无须文字, 大家听到音乐就会明白它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情感。但前阵子一场文艺晚会上, 小提琴家吕思清与乐队演奏《梁祝》协奏曲的“化蝶”旋律, 伴随着婉转优美、荡气回肠的音乐, 一把硕大的 LED 投影影子在湖面上缓缓展开, 音画交融中的江南风韵扑面而来, 可就在这几近完美的艺术高潮中, 偏偏不合时宜的合唱出现了: “碧草青青白花开, 彩蝶双双久徘徊……”我不由得叹息画蛇添足, 而且《梁祝》“化蝶”音乐的配唱, 只是简单地加上歌词, 音乐并未进行相应的编配, 歌词与音乐未能产生有机的“化学反应”, 照猫画虎, 味同嚼蜡, 却把音乐原有的意境破坏掉了。这又好比一幅立意深邃悠远的中国山水画, 偏偏要在给人以联想空间的留白位置将其占满, 效果可想而知。

纵观中外音乐史, 成功的器乐曲改编为歌曲, 鲜有成功者。笔者有一张著名男高音卡雷拉斯演唱的声乐专辑《激情》, 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外国著名交响曲、协奏曲、独奏曲等改编的歌曲, 但除了卡雷拉斯演唱的中国西北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根据罗德里格的吉他协奏曲《阿兰胡埃斯》第二乐章改编的歌曲十分不错, 其他作品, 如根据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三乐章改编的歌曲《靠近我》, 根据李斯特钢琴曲《爱之梦》改编的歌曲《来吧, 捕获我的心》, 根据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四章改编的歌曲《勇敢新世界》, 根据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改编的歌曲《爱是一支旋律》, 根据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间奏曲改编的歌曲《梦见你》等, 几乎都不太成功。有趣的是, 有人曾将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改编成歌曲《思故乡》, 非常出名, 但我们从未听过有歌唱家或合唱队在音乐会上演唱这首歌曲, 也未见唱片传世。倒是卡雷拉斯的这张专辑中, 收了根据该乐章改编的另一个歌曲版本《假如明天来临》, 但平心而论, 同样效果平平。

究其原因, 是改编者往往忽视了器乐音乐语言与声乐音乐语言是两种特性不同的艺术形式。要将一首优秀的器乐曲改编为成功的歌曲, 除了保持原有的旋律特点, 歌词要符合音乐的节奏、意境, 还必须从和声、配器, 乃至复调技法上通盘考虑, 发挥创造性, 加以精心融合。假如只是简单的旋律加歌词, 很难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应。

音乐新媒体剧场《意镜》的诞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参与“扶青”计划的前一年, 我们两个音乐主创刚参与了一场名为“词乐曲唱”的专题音乐会制作。音乐会中的几部新作品将中国的传统戏曲、曲艺元素与各类电子音乐手段相结合, 从作品形式到曲目编排皆试图寻找一种崭新的却又能根植于本位文化的舞台音乐呈现。其间当我们感受至深的, 是基于中国传统戏曲韵味、独特的舞台形式感以及与前卫电子手段相互交融、所制造的张力。如何在这一形式上走得更远? 寻找到一种更有独立性、不拘泥于固有(音乐)艺术表达方式的新模式。是否有可能做一个艺术内容呈现更为彻底、手段综合却又超越实验范畴的作品? 它应当具有音乐线索, 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
适逢国际艺术节第一届“扶青”计划征集新人新作, 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提出了当时还很粗略的设想。后来有幸入围, 或许评



女孩侧面肖像 (中国画) 张猛

前后去过几次纽约, 纽约每次给我印象都不一样, 它有很多副面孔。
十年以前, 在纽约转机, 飞机在纽约市的上空足足盘旋了十五分钟才降落。向下看去, 只见无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密密麻麻, 我从没见过哪个城市有这样辽阔的繁华城区, 着实受了震撼。当时, 纽约给我的唯一印象, 就是一个人口密集拥挤的“大”都市。

委们正是看中了这个难以“归类”的设想。“扶青”是一个艺术上自由、无界限的平台, 给予新生代广阔的创造空间, “走出音乐”也是我们试图走出学院派而给自己的定位。

《意镜》的创作过程复杂而有趣, 与音乐作品写作完全不同, 起初大量的精力放在舞台“脚本”的构思上, 音乐反倒是最后

艺术路上继续追梦

秦毅 徐志博

一步。值得庆幸的是, 整个创作团队构成和工作方式完全为这部作品量身订制。主角吴双, 上昆的当家净生, 他或许不属于那种“前卫”的传统戏曲演员, 但极具当代艺术气质, 可塑性极强, 之前我们也曾多次合作新作品。视觉交互设计达彦, 资深新媒体艺术家, 他还精通西方古典音乐, 尤其“发烧”20 世纪现代音乐, 酷爱钢琴即兴演奏的跨界高手, 他的视觉创作无疑得益于其音乐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 初由晏殊推荐入朝。因反对太后刘氏干政, 被贬到地方任职。1033 年, 刘太后去世, 仁宗皇帝召回范仲淹, 任命他为右司谏。那时, 依附过刘太后的人, 已有不少被降职。范仲淹对仁宗皇帝说, 太后受真宗皇帝遗命, 保护了他十多年; 有些小过错, 就不要追究了, 要维护太后的形象。仁宗于是下令不许议论刘太后垂帘听政的事。但是, 因为反对仁宗皇帝废黜郭皇后, 批评参与废后的宰相吕夷简, 范仲淹又被贬到地方做官。一年多以后, 才又召回京城, 判国子监。

那时, 京城到处都在议论被废的郭皇后暴死, 与宦官阉文应有关。范仲淹对阉文应极为痛恨, 对他把宰相吕夷简捏在手里, 更是十分担忧。他向皇帝揭发了阉文应的罪状, 使阉文应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吕夷简攻击范仲淹

范仲淹的「朋党」之罪

程念祺

不是谏官, 这样做是越权的。没过几天, 吕夷简让范仲淹任职“权知开封府”。这是京城的最高长官, 权很大, 事情也很多、很复杂。吕夷简让范仲淹去做这么一个官, 一是要他忙于公务, 无暇上书言事; 二是希望他出点什么错, 好借机会打击他。他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范仲淹继续上书, 揭发吕夷简任用小人, 以及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吕夷简向仁宗告范仲淹的状, 说他越权, 还污蔑他推荐了一个叫韩亿的人是在搞“朋党”, 并指责他挑拨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吕夷简深受仁宗信任, 他所谓越权和挑拨这两条, 都是要坐实范仲淹搞“朋党”的罪名; 而一些官员则附和吕夷简, 群起攻击范仲淹, 不由仁宗不信。这样, 范仲淹再一次被贬去地方做官。有人为范仲淹说话, 也跟他一样被贬。仁宗还下令, 不许再有人为此事上书。

按说, 范仲淹的罪名中有了“朋党”一条, 是很难再被提拔的。但是, 由于西夏军队进犯, 西北边防急需用人而韩琦以全家人的生命担保, 说范仲淹决不会与人结党营私, 仁宗才重新起用范仲淹, 让他担任陕西都转运使。随后他又作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的副手, 担任了龙图阁直学士。那时, 一旦入阁, 就表示朝廷将有重用。

公元 1043 年, 西夏向宋朝提出媾和, 宋朝的西北边境出现了安定的现象。这一年, 范仲淹入京就任枢密副使。不久, 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即

上海有不少鸡粥店: 小绍兴鸡粥店、振鼎鸡粥店, 等等。他们的鸡粥的确是鸡粥, 是有鸡在白粥里滚过。可是鸡在白粥里滚几滚, 粥的鸡味不会太浓, 上海人吃鸡粥, 主要是吃白斩鸡。可我小时候在广州经常吃鸡粥, 那鸡粥就完全不同了。鸡在粥中完全煮烂, 最后把鸡从粥中捞出, 拆骨以后把鸡肉装盘给吃粥的人。而主要的是, 那鸡粥是真正的鸡粥, 鸡味浓烈, 不吃鸡, 那鸡粥就够鲜美可口, 挺好吃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在广州吃的鸡粥。

广州似没有鸡粥店, 广州粥店很多, 但没有卖鸡粥的。我们都是在家里煲鸡粥吃的。
广州还有一个顺口溜, 曰: “礼拜六, 煲鸡粥, 煲唔熟, 赖阿六。”“唔”的意思是“不”, “赖”的意思是“归罪于”“归咎于”。

大家不妨试试自己在家煲这样的鸡粥。

副宰相。但他心里还是惦记着西北边防, 担心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长期以来, 他一直坚持在西北边境进行持久防御, 担心边将好战邀功。而此时的仁宗, 一心想使国家出现一个太平盛世, 几次问范仲淹, 国家的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有一次, 范仲淹对人说, 皇帝是一心要用自己, 但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 国家长时间不思振作, 养成的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但在仁宗的催迫下, 范仲淹终于还是拟就了十件急需做的事, 主要讲的就是整顿政府机构和肃清吏治中的腐败。这十件事, 在公元 1043 到 1044 年, 先后以诏书的形式颁布施行, 因年号, 称之为“庆历新政”。

当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执政时, 大家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新政一旦实施, 很多人就受不了了。范仲淹检查地方大员的名单, 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的名字勾出, 准备全部换掉。有人对他说, 他勾得容易, 可被勾掉的人, 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说, 一家哭, 总比一路哭要好。(路是宋

宋朝善待士大夫, 故士大夫敢于犯颜直谏; 而鉴于前代教训, 宋朝对朋党防备尤甚。范仲淹的“朋党”之罪恰与这两者有很大的关系。

真正大开眼界, 见识了一百年前地铁站的模样。走进地铁站, 仿佛进了防空洞一般, 没有空调, 非常潮湿, 生锈的大铁门, 脏兮兮的地面, 积水的地铁坑道, 老鼠和野鸽子……地铁里能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群, 不同种族肤色, 不同的穿着和神情, 不同的去向。

最近一次去纽约, 去了长岛。长岛在纽约的近郊, 坐轻轨半小时就到。夏日的长岛海滩, 居然是一排排的民居和旅馆, 只有两三层楼高, 家家都有露台, 外墙的色彩浅浅活泼, 路边的餐馆、冰

激凌店和杂货铺, 也都是清新的邻家风格。不时有人骑着彩色的自行车, 穿梭在街道之间, 走走停停, 悠闲惬意。与不远处的那个繁华忙碌的大都市,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这次也在纽约市区逗留了几天, 参观了几个设施一流的博物馆、庄严悲情的世茂大厦纪念广场, 地大景美的中央公园和创意奇突的高线公园。街边的公园里除了游客, 还有从附近写字楼出来午休的白领, 有卖

煲鸡粥

任溶溶

代地方建制的最高一级, 下辖府、州、县各若干。转运使总管一路财赋, 提点刑狱主管一路司法。)官僚子弟做官的特权, 很多都被取消了, 弄得这些人也怨声载道。考核政绩, 不论资历的官员升迁制度, 也使很多官员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新政侵犯了官员们的特权, 而且规模大, 做得又急, 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又开始攻击范仲淹搞“朋党”。正在这时, 境外发生辽国进攻西夏的战争。边境形势又变得紧张而复杂, 仁宗于是派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但仍保留参知政事的职位。离开京城后, 一些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范仲淹搞“朋党”, 新政的一些支持者也遭到了贬斥。在这种情况下, 范仲淹上书, 申请免掉参知政事之职。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他主持的新政, 在他离开京城之后, 也渐渐被搁置。

唱的艺术人, 也有衣着邋遢的闲汉, 躺在长椅上打盹晒太阳。
还去了曼哈顿的 SOHO 区, 那是一个商业区, 除了一些名品专卖店以外, 最有特色之处在于, 那里有无数家画廊, 售卖各种艺术品。老式的红砖大楼, 街道有些陈旧、脏乱, 墙上随处有涂鸦画作, 还有街头艺术家在摆摊卖画。曾经这里是艺术家的聚集地, 现在地价已经寸土寸金, 艺术品被摆进装潢精致的画廊, 当成

商品来卖。但这里依旧是纽约市很独特的一个区域, 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艺术爱好者都喜欢来这里闲逛, 随时地收获惊喜和创意。

细想起来, 纽约不同的区域, 竟有着如此不同的面貌。越是深入, 越发觉这个城市的丰富多样, 无法一言以蔽之。

终于明白, 纽约的特点就是多元,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喜好和同类。这正是纽约的魅力所在。难怪许多人在纽约待久了, 就自然地融入了这座城, 不自觉地身上留下了这座城的印记。

